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電郵至www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梁婉儀

一世書 (上)

一世，我是一隻老鼠。

「吱吱！我的孩子，怎樣了？我替你梳毛好嗎？」媽媽寵溺的說道。

「吱吱！好丫！吱吱！」我遲未回答，三弟已經搶在我身前，急急的跑到媽媽跟前，惟恐我和他爭似的。六弟和二姐也往媽媽那邊去了，他們爭先恐後的擠到媽媽跟前卻也把我擠到地上去了。我只好苦着臉爬起來，退到一旁。我才不要和他們迫哩！走着走着，愈走愈是不爽，心裡酸溜溜的。為甚麼媽媽不能獨寵我一個？我長長的吐出一口晦氣，心裡明白。媽媽愛我們每一個。她把自己的愛和生命平均的與我們分享。只是我的弟兄姐妹數目眾多，而媽媽脆弱、細小的身體裡又沒有太多的愛和生命，所以我分到的少之又少。但，我應該知足了。

我走累了，停在水道旁邊休息，只覺肚子快餓死。正自發愁，一隻甲由正好經過，我便撲過去把他擒住。剛要把牠放進口中以祭我的五臟廟，驚鴻一瞥間，見到甲由烏黑的眼睛竟泛着淚光，心中不忍，便把他放生。

甲由對我的行為感動得五體投地，牠用烏亮的眼睛望着我，睜得大大的，好不可愛。牠說：「謝謝！放生之恩沒齒難忘！為表謝意，請容我告訴你到美食之地的辦法！」

看着甲由感激涕淚樣子，我頓感納悶。要知道，我放生牠不過是一時的不忍，並無他意。現在牠把我當作恩人反倒讓我不好意思起來。甲由好像看不到我的尷尬，自願自的說話：「地面上看到陽光的地方是人類世界了。」

「陽光？我遲未看過呢，那是甚麼樣子的？」我好奇的問。

「陽光？陽光是很亮很熱的東西，你不會喜歡它的。」甲由繼續道：「人類極之浪費地球資源的存在，他們總會丟棄大量美味的食物，也是他們的浪費造就了我們的美食之地。」

甲由走了。我還停在水道旁，似明非明的想着甲由的話。被污染得泛起黑色幽光的水反映出我的樣子，毛毛鬆鬆的一團生物，眼睛反映出令人心寒的冷光：我——真——是——好——醜！

忽然，一個念頭閃過：這樣醜陋、不起

眼的我如果失蹤了，媽媽會傷心嗎？媽有這麼多的孩子要照顧，只怕連我失蹤了她也不知道吧？想着想着我下了一個決定，我有生以來第一個「不乖」的行動——離家出走走到地上去。

於是我坐言起行，隻身前往未知、神秘、充滿危險和機會的地面世界去。我穿過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水道、喉管，在推開渠蓋的一剎那，竟然膽怯起來。「真沒用！」我暗暗嘲笑自己，腦中不禁想起媽媽的叮囑：「吱！好奇害死鼠吱！切記不要去地面世界，更不要妄想接觸人類！」

我已打開渠蓋。首先襲來的是陣前所未感受過的涼風，那種清爽、新鮮的感覺大概就是所謂的新鮮吧？接下來便是包圍着我強光，那是比我見過的任何燈光更要亮的光！甲由說得對，在老鼠眼中的陽光一點也不明媚，反而霸道刺眼。我討厭陽光。不知在渠蓋上待了多久，我的眼睛終於適應了地面上的陽光，終於，真切的看到這個世界了——這一切使我目瞪口呆！

只見地上走着比我高上不知多少倍，用兩隻腳走路的動物。

他們是我見過最好看的動物。他們身上穿着色彩鮮艷的布料，腳踏不同色樣的鞋子，特別是那些雌性的。她們穿着後跟很高的鞋子，看上去很像走不穩似的，左搖右擺，甚是好看。尤其是站在路中心的那個。她身上只有黑色和白色兩種顏色的布料，腳上也是踏着二隻後跟很高的鞋子。日光下的她像會發光似的，真是比漂亮還要漂亮哩！

只是她看起來並不快樂。她在哭，一雙眼睛怔怔地看着前方，彷彿是被困迷途的人。她看不到一輛比她巨型許多的四輪「鐵箱」正衝向她！

我沒有多想已跳到她的肩上想把她推離危險，可是這卻已妄想而已。

「啊！老鼠！」她露出恐懼的表情，瘋狂的大叫、哭泣、用盡一切力氣的把我扔出去！

「拍！」我的頭骨碎了，不知道她安全沒有？



(網絡圖片)

「她死了。」
「是嗎？我還是救不了她。」
一個身穿黑衣服的黑臉男子把我從地上拾起，奇怪的是，我竟看到「我」還躺在地上。他道：「和你一樣。」

「我也死了？」
「是的。」
說着男子整理了一下自己頭上那古怪的帽子，而我瞥到上面寫着「一見發財」四個字！

「我死了！」我大叫。
「死了不好嗎？」他笑道「你沒有聽過『早死早超生』嗎？」

「還有『早死早投胎』呢！」我怒道。
黑無常把我帶到一個光鮮的大堂裡，我好奇的打量着四下的一切。只見這裡人山人海，不，是水洩不通才對。不只是人，這裡站滿了不同生物的亡魂。他們目無表情地在排隊，不知在輪候甚麼。我疑惑地望向黑無常，他指着大堂中間的升降機道：「這是孟婆橋，孟婆她老人家退休了，我們便進行現代化。待會你到那兒的自動飲品機取一盒孟婆湯，然後走進升降機中，它自會把你帶到你要去的地方。你好自為知了！祝你旅程愉快！」

黑無常消失了。我步進升降機才發現，我竟然忘記了取孟婆湯！而同一時間升降機停在「人道」那一層，只見一陣白光襲來……

短載

伍淑賢

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

(三)

自從德國麻疹一役，我得了「病毒」的外號後，班上的朋友竟多了起來，多是問我起初得病的來龍去脈，然後聊開了，小息和午飯就一起過。帶飯的那天，會交換飯盒裡的雞翼和臘腸。

按常理，全級同學因我惹病，應蠻討人厭的，事實卻出人意表。小息到了，常有鄰班同學專程到我們一乙班課室外，窺看我的真面。遇上這些熱心同學，我都會親自出去，跟她們打招呼，說：「我就是段秀貞，我們做朋友吧。」有些同學，會一言不說便溜掉，也有喋喋亂笑幾聲就走的，只有一個，胖胖的，正經地說：「李鴻儀，一年級級班，很高興跟你交朋友。」還跟我握手。那天放學的時候，我就去戊班門口等李鴻儀下課。之後，一個星期總有好幾天，我們會一塊吃午飯，或者下課一起坐公車。

白衣修女，即是校長，是個能幹的人。那時剛流行「女強人」，最紅的女強人是電視劇的洛琳，校長可算是教會洛琳。那時我們小，不懂看人的年紀，總之大人就是大人，後來才知道，修女當上校長的時候，才三十出頭，就得掌管好幾百人。怎樣管呢，就靠老師。

開始的時候我說了，這兒是荒山野店，不過老師們，卻絕不是荒山來的腳色。老師其實不老，剛從大學或師範出來，廿歲多點。有些是教會底下一家名校的舊生，因為這一重關係，她們都願意「精忠報國」，到荒山為人民服務，把一些好東西帶給我們這些化外的孩子。有一些是抱着玩玩的心情來的，有幾個本已找到更好的工作，只是趁那邊未正式上班，來這兒幫忙幾個月，墊墊時間。

上課的光景，真叫我們開了眼界。來墊時間的班主任老師，可一點不馬虎，我們叫她蔡小姐，專教英文和音樂。蔡小姐新近從加拿大留學回來，眼神閃亮會笑，是個美人。上英文課，讀本是夏綠蒂·貝朗特的《簡愛》簡精版。她要我們一個一個站起來，一段段單人高聲朗讀，那還不夠，還得分角色，一人讀旁白，另一人演簡愛，再一人演舅母，餘此類推。到男主角羅傑斯特出場了，又要一人聲演男主角。這種班上朗讀要求很高，誰讀得氣弱如絲，沒精打采，頭越垂越低，聲愈讀愈

小，蔡小姐就會說：「Speak up！站直，抬起頭，張開嘴巴，來點精神。說話要響亮，最後一排都要聽到。」

說這是演，不光是讀，一點沒錯。蔡小姐說，女主角簡愛堅毅勇敢有原則，是十九世紀女性先鋒。男主角羅傑斯特是個不一樣的英雄，甚麼意思呢？即是一種很壞、很瘋，且非常危險的男人，不過，在這本小說裡，他心底當然也是個好人啦，不然最後也不會與簡愛，身經百劫而成為一對。既是這樣戲劇性的人，大家都很有興趣要朗讀。蔡小姐一問，十多人舉手要爭，最受歡迎的角色當然是男女主角，通常都由後排的高人們奪得，因為她們的朗讀清脆，英語咬字漂亮，也最懂演戲。

自從開始朗讀《簡愛》之後，我們這一群，就開始矚矚知道了自己在班裡的位置。那時不流行「定位」這詞，但就是那個意思。我們當中最好戲的「二叔」，把手舉到天高，也不過分到一個討厭的角色，就是專門欺負簡愛的表兄約翰。「郭大人」貴為一班之長，也只演個唯唯諾諾的管家。「阿嬈」嗓子低沉，本可以當男主角羅傑斯特的，但幾句對白之後，就停住，因為「阿嬈」覺得這樣戲劇性地朗讀對白很好笑，站着笑得漲紅了臉，後來直有點不可收拾的樣子。老師等了一回，着牠坐下，從後排找人替上。珍貝呢，由於聲音太柔弱，站得不夠直，嘴巴又張不大，給老師提醒了幾次要speak up後，便很少再舉手請鑒。

至於我，當然不會舉手，但蔡小姐有幾次都要我演海倫，柏恩斯，即是簡愛住進孤兒院後的好友，心地善良，可惜不久就肺病死去。海倫是睡在簡愛旁邊，安詳死去的。我與簡愛互道「晚安」之後，雙雙入睡永別，夠瀟灑迴腸，班上默然良久。既然擔了「病毒」這名號，我對疾病或真另有一番感受吧。

差點忘了「玄妙大師」。蔡小姐是到學期中段才發現她存在的，有點點她名，說，你來演給羅傑斯特關起來的精神病妻子吧。給她的口白，就是一聲瘋婦尖叫。我們正為平時十分淡然的「玄妙大師」擔心，她如何演繹得來。那邊她定一定神，看看課本，放下，從無到有，發出一種尖幼逼耳的悲聲，音頻震動整個教室的書桌，我們用手觸到共鳴。

夢囈

周榕榕

作者簡介：曾出版旅行單車遊記《死在路上也不錯》。

倒影

傳說中那無雙的少年叫納西瑟斯；傳說中森林女神為他放棄了自己的聲線，只能一遍遍地重複着別人的話。傳說中的納西瑟斯貪看自己容顏，溺水而亡；傳說中女神為此心碎而死。然而，傳說只是傳說，像雲飄離了山頂便換了千萬個模樣，傳說說事實有着不可逾越的距離。

那一年的夏天特別潮濕燠熱，連森林中的古老樹木都騷動着，想擺脫身上千年的苔蘚。風從城裡帶來了這麼一個消息：美少年納西瑟斯要行成人禮了。森林一下子沸騰起來，帶着難掩的興奮。

「多少姑娘為他神魂顛倒，這加冠禮不知有多麼隆重呢！」

「據說那禮冠以黃金造成，城中街道，他所過之處，鮮花堆積如山啊……」

「唉……若能看他一眼，做那花堆之一也願意。」

花草們的竊語擾得我也心神不寧起來，這樣的少年，會有怎樣的眼睛？

「哇……女神來了！」

森林一下子安靜起來，沒有人敢輕易招惹這暴躁易怒的森林之神，也因此這座森林陰森幽黯。

「多少年了阿……」每次的獨白都從這句話開首：「多少年了，希拉因為忌妒奪走了我的容顏，我的聲線只能換回一半美貌……多少年了。」風吹過，我在最西端看見她的面紗一揚，右臉上黯啞的眼珠死氣沉沉。但這次的牢騷沒有維持多久，她笑了起來，左臉美艷不可方物：「可是，我找到他了，我愛上了他，我會帶他回來的，不論要付出甚麼代價。」

他？哪個他？我從來未聽過女神用這麼溫柔的聲音說話。

「呵……在城裡，他帶着黃金打造的禮冠，白袍輕盈地貼服在身上，鮮花四面八方投來，全城歡呼。可是這些他都没放在眼內！多麼驕傲的一個人呀……我愛他，我要他！」

我沉默着，驕傲不正是你得罪希拉的原因之一嗎？這樣驕傲的你愛上另一個驕傲的他？

她走了，可是我知道，她會再來，帶着

納西瑟斯。
風很快帶來了他們的訊息，在清晨我迎來了傳說中年少而倔傲的美麗少年。那一刻，我發現納西瑟斯與未失去容顏前的女神驚人地相似，那無暇的肌膚，那濃眉，那長髮……這一刻，我發現女神愛上他的原因。

他那清澈的深不見底的眼瞳啊！我為之着迷了，不禁激盪而起，跌跌撞撞地追尋舔吮他的足跡，回來，讓我再看一眼！可是他對我沒有多少留意。他其實只是個頑心很重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也不了解他驚人的容貌有何意義，所以，連珍惜感恩的動力也沒有，他進入森林，只是因為沒有人進來過而已。

可城裡的人卻不安了起來，他們日夜在森林的邊緣探看窺竊。

「一定是女神的愛留住了納西瑟斯。」

「不，他一定是貪看自己的容貌，捨不得離去了，傳說中那兒深處有個清澈見底的湖，他愛上自己的倒影了。」

這樣的竊竊私語順着風傳來，卻無人理會，於是越說越篤定了。後來便傳出他貪看自己容顏而死的傳說。

納西瑟斯的確溺死於我身體之中，卻純粹是個意外。他說覺得無聊，想走，女神拉住他的衣袍，他一甩手，卻失足了。就這麼簡單。女神沒救他，她笑着探足入我體內，緩緩抽出銀白的細芽，隨着納西瑟斯，攀住了湖底的碎石，往上生長，再開出白色的，小小的花。

多嘴的夜鶯在樹葉的隙縫中隱約看了個大概，誓言旦旦地給城裡人說起了故事：「納西瑟斯貪戀倒影，溺死湖水之中，化成了水仙；女神？女神傷心過度隨着他沉湖了。」人們驚訝着、感嘆着、惋惜着述說這個故事，於是故事成了事實，若干年後又成了傳說。

至於我，我早不再清澈如昔，樹根在我身邊攀結糾纏，腐葉堆浮在我身上，發出惡臭，偶有動物探近未及呼救便已沒頂。

我正步入死亡，或者我在失去納西瑟斯的一刻已經死亡，因為從那時開始，我再看不到他眼中浮現的我的倒影。

試筆

鄧瑋堯 香港培正中學中六

詩意偶拾

馬覺

作者簡介：1968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系。14歲開始寫詩，詩齡至今已屆50多載。

耳畔之魂

——在雲下
悠悠想起五千年來的中國

你說
我把你說的
在清靜中
回想過
像擁抱某段時間內的
幽泉
當然無聲的雲
何嘗不快樂
這個「當然」在這城市內
當然亦不致生出其它暴烈的紛爭

我設想你在雲畔
而不在內
而己不像一個少年
你說
而我默默

然後聲音繼續伸展展弱翅膀
然後冬日悠然收斂
蒼白夕陽
但我知道
是你我在對我細說
尚餘一絲頑強的微笑
在你閉合之唇畔

幽泉不止
國魂不息

1970.10

出一個平衡的音符，有時，他狼狽狂扯，極欲以震雷掩蓋鄰邊如暴雨灑下的顆顆讀書聲；有時，他又虛弱乏力，畢竟他只剩下隻完好的巧手，總之，他似乎是平衡的音符背後那個步履纍纍的音樂家，喂一聲就從鋼線上掉下。

有天，哥哥出席弟弟的喪禮，黑白照片上是個完整無缺的人樣，兩旁不知怎的賦上了一雙對聯，上面寫着，「刻苦力學，八面玲瓏。」，「真是個了不起的評價」，哥哥竟也羨慕起來，他在想，若他日歸天，他的挽聯只會是「廣泛閱讀，恰分具備。」或是更差一點，「淺泛爛讀，低分低能。」

旁邊的媽媽冷靜得像刀鋒，只撫着哥哥的頭如磨石，則弟弟肯定是砧板上的魚肉了，她虛偽地塞給哥哥一疊銀錢，癡笑着說：「用來抹抹眼淚吧，你受夠苦了。」

那天，哥哥如常在房裡生吞着一頁頁陳腐的樹皮，快跑完那幾棟高樓了，他嘴角竟不自律地跑出了兩個狡黠的音符。這些日子，他足不出戶，他戒絕一切，終學富五車，年紀輕輕已然是個書室裡的老。

鄰房一直靜謐，一直如地洞裡的空寂。他心生懷疑，先是小提琴啼着，然後是呼拉圈急喘呼吸着，直至那足球癡妄地撞向那些黑壓壓的牆壁……最後是靜默一片。

聽說弟弟的死因是「操勞過度，不支致死」。

但是，當天，哥哥清晰的從那道只有幾毫米闊的隙縫中，如窺下小峽谷，看到了裡面無盡的黑暗，地上的珍絨氈早已染得茄紅，上面站着一雙猙獰的眼神——就如葬禮裡那把利刃一樣冷酷。

弟弟的墓表上，刻着他們一家的名字，原來他們都是洋人，爸爸叫High Level，哥哥叫Advanced Level，他叫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而媽媽是個著名人士，叫The Cruel Society。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兄弟倆

母親和兩兄弟三口子相依為命，在香港裡是不少兒的。特別是，哥哥和弟弟雖然只差一歲，卻彷彿隔了好幾百年，他們受着迥異的訓練，並住在相鄰而不相通的房間裡，中間只有窄如一張政府公文紙的門隙，門如一幕僚的頑固，誰也穿不過，只剩下兩房紅綠的殘光，算上誰襯托誰。

他們一家，到特定時候，便會從兄弟中挑選更佳的一個作繼承人，另一個，讓他自生自滅吧，為此，他們如脫皮的蟒蛇不斷添加身上的鱗片。

雖說兄弟倆都是待摘的亮星，有着一股動撼天地、改朝換代的幹勁。然而，簡單如督督兩人的生活，也不難讓人惋惜慨嘆兩人的際遇。

有天，弟弟捧着台小提琴進到房間，眉目亮爾着，隨手拿起桌上的小毛掃，顧不得被咚咚掃掉到珍絨氈子的各樣電子產品，輕輕拭去琴上那一顆小微塵，畢竟，待會兒還要比賽啊。

抹着抹着，只見他突然打個冷顫，全身抽搐，一下子把琴丟下了，原來鄰壁有一雙青眼如蒙古草原上白狼睜視着他，其實，這雙青眼只是瑟縮着，讓綠掉的殘燈舔着它的淚水，一雙被殘卷磨礪得發酸的雙手彷彿也欲攀在那些亮銀的弦上滑下去，在它深邃的洞隙裡，只有堆積如高樓的文人建築物。

有天，一隻血泊的截掉的手坦蕩蕩的臥在兩房之間，像艘擱淺的船，浮在紅潮上。

哥哥瞥着它，心生暗喜，連忙翻開那蟲蛀的衣櫃，挑一套筆挺的西裝，準備迎接那如香蜜的前途，芬芳直逼腦門，逼得他哼着歌，擦皮鞋。正刮走最後一顆塵垢時，鄰房竟跑來一個個音符，美妙得毫無條理，碰碰撞撞的竄進他的耳中，頓時響醒了他的美夢，腦海裡退潮了，汗牛的高樓又聳現。

另一邊廂，弟弟正努力既退且進，嘶啞嘶啞的，如鋼線上的特技人，左右左右的，發